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第 一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ДЕТСКАЯ БОЛЕЗНЬ «ЛЕВИЗНЫ»
В КОММУНИЗМЕ

本书译文采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这次排印大十六开本时，由译者根据原文又重新作了一次校订。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16}$ · 印張 8 · 字数 70,000

1964年3月北京第1版

1964年3月上海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 1001·591 定价(二册共)(五) 1.20 元

目 录

一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1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4
三	布尔什维克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8
四	布尔什维克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14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23
六	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	32
七	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44
八	不作任何妥协吗?	57
九	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71
十	几点结论	87

增补

一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105
二	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107
三	意大利屠拉梯之流	110

四 由正确的前提作出的錯誤結論..... 112

五 118

怀恩科普的来信..... 118

注釋..... 120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¹

一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 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1917年10月25日，即新历11月7日）后的最初几个月，人们可能觉得，由于落后的俄国同先进的西欧各国具有极大的区别，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我国的革命将很少有相似之处。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在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就我国革命对所有国家的影响来讲，都具有国际意义。不，是按最狭义来说的，也就是，把国际意义理解为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

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說它不仅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当然是极大的錯誤。可是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錯誤的，那就是：无产階級革命只要在一个先进国家里取得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在“苏維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來說）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国家了。

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显示出，它們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而更常見的，与其說是懂得了这一点，还不如說是他們由于革命階級的本能而了解到了这一点，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苏維埃政权和布尔什維主义的理論基础和策略基础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狹义來說）。可是第二国际的“革命”領袖們，如德国的考茨基、奥国的奥托·鮑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却不懂得这一点，因此他們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坏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行为的辯护人。例如，1919年維也納出版的一本沒有署名的小册子“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Sozialistische Bücherei, Heft 11; Ignaz Brand^①），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了他們的整个思想进程和整个思想範圍，更确切些說，表明了他們的思想糊塗、見識迂腐、手段卑鄙和出卖工人

① 社会主义丛书，伊格納茨·勃兰德出版社版第11册。——編者注

階級利益的行为，已經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这一切还都是用“捍卫”“世界革命”的思想作幌子的。

但是，对于这本小册子的詳細批評，要等以后有机会时去作了。这里我們只想再指出一点：在很久以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叛徒的时候，他曾經用历史学家的态度看問題，他預見到可能有一种情况会到来，那时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这是1902年的事，当时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报”上写了一篇“斯拉夫人和革命”的文章。下面就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說的話：

“現時”（与1848年相比）“可以认为，不仅斯拉夫人加入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心越来越移到斯拉夫人那里去了。革命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东方。十九世紀前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到了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 新世紀开始时所发生的事变，使人感到我們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轉移，即移向俄国…… 俄国从西方接受了这么多的革命主动性，也許現在它本身已能成为西方革命动力的泉源了。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許会成为最有效的手段，足以鏟除在我們队伍中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狹隘小气的政客作风，重新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們偉大理想的赤誠燃起熊熊的火焰。俄国早已不再是西欧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了。現在的情况也許恰恰相反。西欧正变成俄国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 俄国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时必須跟沙皇的同盟者——欧洲資本作战，也許早就把

沙皇打倒了。我們希望，这回他們能够把这两个敌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驅崩潰得更快一些。不管俄国目前斗争的結局如何，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幸，牺牲的实在太多了——所流的鮮血和所受的苦难，决不会是白費的。他們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育了社会革命的幼苗，并使它們长得更茂盛、更迅速。1848年时，斯拉夫人还有一股凜冽的寒流，摧殘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許現在他們注定要成为一場風暴，冲破反动势力的冰层，以不可阻擋之勢給各国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卡尔·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載于1902年3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报纸——“火星报”第18号）

卡尔·考茨基在十八年前写得多么好啊！

二

布尔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大概，現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們党沒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紀律，如果我們党沒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也就是說，沒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能思考、誠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帶領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末布尔什維克別說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較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它

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加强**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資本的力量，在于資产階級的各种国际联系的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在于**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小生产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而小生产是經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資本主义和資产階級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階級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頑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紀律严明、坚忍不拔和意志統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資产階級。

我再說一遍，俄国无产階級专政的胜利經驗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問題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階級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紀律，是战胜資产階級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們时常議論这个問題。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关于这些，他們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維埃政权和布尔什維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應該对布尔什維克**为什么**能够制定革命无产階級所必需的紀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維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 1903 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維主义**整个**存在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滿意地說明，为什么它能够制定为无产階級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紀律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这种紀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說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废话，变成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验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而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制定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上的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产生的。而这个——只有这个——革命

理論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十九世紀全世界的經驗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錯誤和失望的經驗所证实。在上一世紀 40—90 年代这大約半个世紀期間，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論，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視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紀期間真正經历了聞所未聞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雄气概、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經過失望，經過檢驗，参照欧洲經驗，**终于找到了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論。俄国革命人士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而不得不侨居国外，十九世紀后半期他們国际联系的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論的熟悉，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論基础上所产生的布尔什維主义，經历了十五年（1903—1917 年）的历史实践，获得了举世无比的丰富經驗。因为在这十五年內，任何一个国家，無論在革命經驗方面，或在革命运动各种形式变更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也就是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組的和群众的，議會方式的和恐怖主义的革命运动形式变更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沒有这样多的經歷，即使接近于这样多的經歷也沒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沒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

內，如此丰富地集中了現代社会一切階級的各种斗争形式、斗争特色和斗争方法，并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殘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別迅速，它特別如饥如渴地并且有成效地掌握了欧美政治經驗方面相当的“最新成就”。

三

布尔什維主义历史的 几个主要阶段

革命准备年代(1903—1905年)。处处都感到偉大的風暴即将到来。一切階級都在酝酿着和准备着。国外的侨民报刊，在理論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問題。三个主要階級的代表，三个主要政派即自由資產階級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以及无產階級革命派的代表，在綱領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最激烈的斗争，預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階級斗争。凡是1905—1907年間以及1917—1920年間引起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它們的最初提法。自然，在这三个主要派別之間，还有无数中間的、过渡的、搖摆的派別。更确切一点說，在各机关报刊、各政党、各派別、各集团之間所展开的斗争中，形成着各种真正階級的政治思

想派別；各階級都在為未來的戰鬥鍛造自己所必需的政治思想武器。

革命年代(1905—1907年)。一切階級都公開登台了。一切綱領觀點和策略觀點都受到群眾行動的檢驗。罷工鬥爭的廣泛性和尖銳性在世界上都是見所未見的。經濟罷工發展為政治罷工，政治罷工又發展為起義。領導者無產階級同動搖不定的被領導者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受到了實際檢驗。在自發的鬥爭發展中，誕生了蘇維埃的組織形式。當時關於蘇維埃意義的爭論，就預示了1917—1920年間的偉大鬥爭。議會鬥爭形式和非議會鬥爭形式的更替，抵制議會的策略和參加議會的策略的更替，合法鬥爭形式和不合法鬥爭形式的更替，以及這些鬥爭形式的互相配合、互相聯繫，——這一切都具有異常豐富的內容。這個時期群眾和領袖，階級和政黨每個月所受的政治科學基礎的訓練，可以等於“和平”“憲政”發展時期的整整一年。沒有1905年的“總演習”，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

反動年代(1907—1910年)。沙皇制度勝利了。一切革命政党和反對党都失敗了。消沉、頹喪、分裂、渙散、叛賣和色情代替了政治。追求哲學唯心主義的傾向加強了；神秘主義成了掩蓋反革命情緒的外衣。但同時正是這一大失敗給革命政党和革命階級上了真正大有教益的一課，上了歷史辯證法的一課，上了使它們懂得如何進

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

胜利了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坏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制度残余。俄国资产阶级大步向前迅速发展。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幻想，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幻想，都烟消云散了。阶级斗争采取了完全新的、更加鲜明的形式。

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而且革命阶级已经从本身的沉痛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所有被击败的反对党和革命政党中间，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们的“军队”损失得最少，他们的骨干保存得最多，党内的分裂最小（就其深度和难于挽救的程度来说），颓丧情绪最轻，他们最广泛最正确和最积极地去恢复工作的本领也最高。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露并且驱逐了专事空谈的革命家，这些人不愿了解必须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以及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

高潮年代（1910—1914年）。高潮起初来得非常缓慢，1912年连纳事件发生以后，便稍微快了一些。在1905年以后，整个资产阶级看清了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

中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于是千方百計來支持他們反對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克服了莫大的困難，才打退了他們。但是，如果布爾什維克不是運用了正確的策略，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必須利用的“合法機會”配合起來，那末他們是永遠做不到這一點的。在最反動的杜馬的選舉中，布爾什維克在所有工人選民團中都取得了勝利。

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1914—1917年）。在“議會”極端反動的條件下，合法的議會活動，使布爾什維克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獲得了極大的益處。布爾什維克的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社會愛國主義、不徹底的和徹底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以及反對和平主義幻想的革命主張，——所有這些各色各樣的觀點，都在僑民的報刊上充分反映出來了。第二國際中的書呆子和老懦夫，輕蔑地、高傲地聳起鼻子，嘲笑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內部“派別”繁多，鬥爭劇烈，可是戰爭把一切先進國家中夸耀一時的“合法機會”奪去以後，他們甚至連近似俄國革命家在瑞士和在其他幾個國家里組織自由（秘密）交換意見和自由（秘密）探討正確觀點這樣的事情，都沒有做到。正因為如此，所以各國公開的社會愛國派以及“考茨基派”，都成了最惡劣的無產階級叛徒。布爾什維主義所以能在1917—1920年間獲得勝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它從1914年末起，就已無情地揭露了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法國的龍格

主义²以及英国的独立工党³首領、費边社分子⁴和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的見解，也同“考茨基主义”一样)的卑鄙齷齪和恬不知耻，而群众后来根据自身的經驗，也日益相信布尔什維克的观点是正确的。

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至10月)。沙皇制度的极端老朽和腐敗(加上极其痛苦的战争的打击和負担)造成了一种反对自己的莫大的破坏力量。在几天之内，俄国就一变而为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要自由(在战争环境里)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对党和革命政党的領袖，也同在最“严格的議會制”共和国内一样，出来組織政府；而且从前議會(虽然是反动透頂的議會)的反对党領袖的称号，使这种領袖**容易**在革命中繼續起作用。

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几个星期內就出色地掌握了第二国际的欧洲英雄們、內閣派以及其他机会主义渣滓的一切方法和手腕、論据和詭辯。我們現在讀到一切有关謝德曼和諾斯克之流、考茨基和希法亭、倫納和奧斯特爾利茨、奧托·鮑威尔和弗里茨·阿德勒、屠拉梯和龙格、英国費边社分子及独立工党領袖等等的文字，总觉得是(事实上也是)旧調重彈，索然无味。所有这些我們早已在孟什維克那里見过了。真是历史开玩笑，竟使一个落后国家的机会主义者搶到許多先进国家机会主义者的前面去了。

現在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都破了产，他們在估計苏